“闯”字里谈人生 好戏中有酒香

闯字篇

一部《闯关东》道出了数十年前一段充满了辛酸和勇气的历史，也使人们对于“闯”字有了更深的理解。剧中的一些演员自身，也有着一段关于“闯”的故事。

●走出这个门

在剧中扮演“老独臂”的演员王德顺本身就是“闯关东”人的后裔。当年他的父亲14岁就从老家到了东北。两年前他还特地回到老家，看到了父亲出生时的小土房。在父亲当年毅决然迈出的大门前，他拍了一张照片，并在上面写下“爸爸14岁从这个门里面闯到东北去才有了我们”来纪念。王德顺感慨地说，当年父辈为了生存闯到东北，可这一代依然在闯，他25年前拉家带口闯到北京，10多年后才有了自己的房子，只是今天的闯已不再是养家糊口，而是释放自己的能量，实现自身的价值。

●外面的世界

在剧中扮演“文他娘”的演员萨日娜也是靠这一个“闯”字才走上了演艺道路。“我从小生在内蒙古长在内蒙古，16岁时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这算是我第一次闯荡，等到上戏毕业以后分到北京是第二次闯荡。”萨日娜说，当初决定考戏剧学院，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但她却铁了心要走出草原。那时的她非常调皮，有时会偷偷地逃课，躺在草地上看着头上的蓝天白云，想像着此时此刻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在做什么，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我真想出去看一看，这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传奇邻家女孩

扮演大儿子朱传文的刘向京曾是扔掉“铁饭碗”，把自己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个体演员的。尽管如此，他觉得要和一个女孩子比起来，自己闯得还不够。原来，刘向京的楼上邻居曾经请了一个保姆，这个女孩来自河北农村，负责照顾家中的老人。由于小保姆勤劳肯干，深得一家人的喜欢。大家都劝她学点文化。小女孩就开始学习英语，没想到，此后她硬是凭借着自己的拼搏通过了“雅思”考试，如今这个小保姆已经变成了一个家族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总代表。

●孩子们依然在闯

当初的人们是为了求生存去闯荡，而今天的孩子们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这个“闯”字对他们而言，还有意义吗？编剧高满堂用自己一家人的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人觉得，现在这些孩子的闯劲弱化了，但我不这样认为，就拿那些海外的留学生来说吧，漂洋过海，走得比亲们、爷爷们更远，也同样艰难。”高满堂说，他女儿在高三那年突然决定要去海外发展，对他的触动很大。原来那个在父母膝下的乖孩子要去闯一自己的路了。后来，女儿在国外的学业非常出色，当她毕业后父女俩在机场再次相见时，女儿的眼睛里已经沉淀了很多东西，不再是5年前的孩子了。“我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因为只有凭借这个闯字，我们中华民族才不会安于自己一点小欢乐，才会敢于奉献、敢于牺牲、敢于求新、求变。”

两地篇

当年的闯关东浪潮，让山东和东北两地的百姓紧紧联系在一起，到今天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拍摄过程中，大家就对这两个地方人们的相似和不同也有着深刻的体会。

●山东人内敛 东北人幽默

让王德顺记忆犹新的，是东北人的豪爽大方。一次大家在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他立刻就招呼大家到自己家去喝茶。大家还没喝完，他已经在外面宰好了羊，端上了热乎乎的手抓羊肉和马奶子酒，让大伙儿感动万分。东北人在多年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的过程中增添的野性血液，也让他们比山东人更加外向。山东作为孔孟之乡，人们更加沉稳内敛，讲究礼和义。当年他们在达东北后，不仅带去了更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也为那片土地增添了几分儒雅之气。萨日娜对东北人的幽默有自己的看法，“这种调侃其实来源于人和自然的抗争，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在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时，用自我解嘲的方式来调侃生活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调剂。”这就注定了东北人更加幽默一些。

●饮食与生活很像

大葱、大酱、大蒜、煎饼，东北人和山东人在饮食方面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导演张新建说，当时大量山东人到达东北后，在与当地居民相处的过程中彼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汉族之间或满汉之间的联姻更是促进了彼此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的渗透。比如在山东和东北，农村的人家都会盘炕。东北盛产大米，但很多人却保持着和山东人一样喜爱吃面食的习惯。当年拍《武松》的时候，剧组里演蒋门神的演员就是东北人，他块头很大，将近100公斤，有一次转景转到上海一个小店，好不容易找到面食的他一个人吃了32屉小笼包子。这些相像的生活习惯，就是两地百姓不断融合、互相影响的最好见证。

酒戏篇

山东人、东北人，都爱喝酒。而《闯关东》的创作历程同样也离不开酒。在很多戏中，都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斗酒诗百篇

编剧高满堂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经常和朋友拿大塑料桶到烧酒铺里接好几桶酒，走一路喝一路，喝出了很多感。古人说，斗酒诗百篇，高满堂也同样，他说自己在非常冷静的状态下，很难出什么大作，必须得喝两口。而剧中的几场“酒戏”也是一场比一场精彩。

●演员晕了

“朱传文”一次和其他演员对戏，剧情中需要喝酒，本来演戏嘛，完全可以假喝，可两人在看过剧本后，觉得戏里的台词如果用平常的状态表演很难达到效果。后来两人一见面就达成了共识——真喝。结果，一壶烧酒下肚，等这段戏拍完了刘向京再看那位演员时，他已经醉得不知所云了。接下来，他还要和小宋佳对戏，结果来来回回说车轱辘话，后来就彻底晕倒了。

●二锅头让戏出彩

剧中最漂亮的一场酒戏当数“文他娘”带着几个媳妇喝酒，喝得晕晕乎乎然后扭大秧歌这场。当时剧中的情节是一家人终于聚在一起，过上了殷实的日子。第二天要开镰了，男人们都去喝酒了。“文他娘”认为，凭什么八月十五不让女人喝？于是她就带着几个媳妇坐在炕上开始喝酒。萨日娜在拍摄的时候强烈要求导演让她喝点儿酒，后来只好让道具师给她拿来一点二锅头。喝过后，萨日娜带着一点微微的醉态一口气把这场戏拍完，情绪酣畅淋漓，所有人的表演都很出彩。

震撼·独特·超越

——访《感动中国》总制片人朱波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划和广泛的推荐与选拔，20名“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已经全新出炉，目前正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中进行展播。观众可以在1月20日前，通过网络、来信、来电等方式进行评选，最终结果将在颁奖晚会上揭晓。历经6年风雨，在每个寒冬岁末，中央电视台都会为广大观众奉献一份“感动中国”的真诚问候。

震撼：打动心灵的力量

与很多评选类节目相比，《感动中国》可谓独树一帜。当谈及《感动中国》与其他同类节目最大的时，制片人朱波用“震憾心灵”四个字来概括。

也许他们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伟人，也许他们并不是红极一时的时尚先锋，也许他们并不是自信优越的社会精英，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拥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

无论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还是带着妹妹上学的大学生洪战辉；无论是20年行走在马班邮路上的深山信使王顺友，还是鞠躬尽瘁的司令员杨业功；无论是在贵州山区担任教师的青年志愿者徐本禹，还是热心公益事业的著名影星成……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真诚与善良，留下震撼与感动。

独特：源于本质的挖掘

究竟谁将会“感动中国”？是每一个电视观众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朱波向记者介绍，每年的《感动中同》年度人物评选都会通过五大通道进行推举，即网络、观众来信、专家推委会、各大系统(如部队、妇联等)和相关合作媒体。

作为一名电视从业者，朱波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电视媒介来宣传和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他说：“感动需要发现，感动同样需更解读。也许入选‘感动中国’的人物并不独家，但是我们会用电视人独特的角度、深度和形式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挖掘人物背后更为本质与核心的价值元素，我们的工作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播。”

说到“独特的挖掘”，朱波列举了200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魏青刚。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有许多见义勇为的人，魏青刚之所以入选，就因为他有危急时刻‘三进三出’的勇气和在荣誉奖励面前的‘全身而退’，魏青刚的‘进’与‘退’正是他感人至深之处。”

超越：经受时代的考验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纵观5年来《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2002年，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姝威勇揭蓝田黑幕，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2003年，钟南山用勇气与智慧抗击非典、保民平安；2004年，刘翔在奥运会上用金牌向全世界宣告一个东方神话的诞生；2005年，青藏铁路建设者用汗水甚至鲜血铸就了一条堪称奇迹的“天路”；2006年，伴随着对精神的追随，向70年前的长征和永存的长征精神致敬。

朱波说：“《感动中国》所塑造的是群像，它浓缩了当代中国人的时代精神，是一部堪称精神史诗的力作。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反映伟大祖国复兴中的每一步历程，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上书房》：难得的寓教于乐

——写在电视剧《上书房》播出后

一个朋友看过《上书房》，说了评价出的8个字：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确，无论是从画面、剧中音乐，还是演员着装来看，都有着一种精致而干净的气质和味道。“清宫剧”可谓当今的流行剧种，这些年也是“正剧”、“戏说”的掺杂繁多，不仅有多情的皇帝、耍宝的格格、娇纵的公主，还有各种亦真亦假的宫廷斗争，都是清宫戏的一贯法宝。习惯了吵吵嚷嚷明争暗斗的宫廷，《上书房》的出现让人有种清风拂面之感。

初闻该剧“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的主题时，只觉得有些木讷，甚至开始担忧，“读书明理”之类的主旨真的适合用于清宫剧吗？人们已经习惯了那种轻松吵嚷的氛围，皇子读书真的好看吗？随着剧情的展开，不禁暗中佩服编剧和导演，一个很规矩的主题被故事铺垫得紧凑且充实，君臣、父子、师徒、亲情、友情、爱情……一系列和教育和人性有关的话题都被展现得格外细腻，却也不失活泼。更值得圈点的是剧中的人物，正直的四阿哥、善良的慧如、贤德的敦儿等一干角色都是纯粹的“好人形象”。按理说，人太完美了就不讨好了，但这些人物好得至情至理，尤其是他们遇到“糟心事”时绝不失去信念的劲头，让人总能涌出一种难得的感动。

记得前两年看韩国电视剧《大长今》时就曾想过，如此冗长的故事、缓慢的节奏竟然能留住观众，而且它本身又是教人做人做事的正面题材，为何能如此风靡？后和《上书房》编剧马军镶聊天时他说了一句话，很是让人赞同，也解答了这多时的疑问：“我相信观众还是喜欢真诚的西，从心底里倾向那种表达美好情感的事物。”虽说如今很多影视作品都习惯充斥暴力和阴谋，擅用戏说演绎非道德的情感，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抓人眼球，震撼人们的心灵，但其实并不尽然，很多次，在看完那样的题材后都会陷入一种低落的情绪中，尤其是看到观众中有小孩子时则更平添了一种担忧和气恼，不知那样的情节会对他们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臻于此，《上书房》的出现实为难得，难得的不仅仅是它的可视性和教育意义，而是它承担起了影视剧应承担的责任。